温江的晨昏。

可人"的意趣。

荆州日报社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合办 荆州市作家协会

Mate

2025年第41期 总第425期



成都平原的肌理间,总淌着熨帖人心

的水,江安河便是最温软的一脉。它没有

岷江"岷江万里雪初消"的奔涌,也少了府

南河"锦江春色来天地"的喧闹,只携着川

西平原的温润,像一缕拉长的月光,缓缓

穿过温江街巷与田野,将生机浸在草木

间,把诗意揉进寻常日子。沿岸的江安河

公园,恰似自然与匠人共绣的锦缎,水的

灵动、绿的鲜活、人的烟火,都被妥帖缝进

入眼。它们不争"飞檐翘角映朝霞"的恢

弘,仅以矮檐、素墙倚在草木深处。青灰瓦

片缠藤蔓,木质窗棂立翠竹,既有川西民居

的古朴,又含现代设计的疏朗。草坪不甚

齐整,却藏着野趣:几株桂树歪立,枝头缀

着秋日残苞,风拂香漫;灌木错落,奇石点

缀,或似卧鹿、或如叠云,尽显"石不能言最

踏入公园,草坪间的庭院式建筑最先

一河温柔裹人间

行人小道是公园的筋骨,曲绕着绿地 与建筑。浅灰砖石踩上去沙沙作响,枯黄 柳叶飘落脚边,才惊觉已是"寒露惊秋晚, 朝看菊渐黄"。但温江的秋不似北方萧瑟, 河边杨柳仍裹翠绿,枝条垂水拂涟漪;冬青 苍翠,月季绽粉白,狗尾草顶穗泛浅黄。走 在小道上,草木香与桂香萦绕鼻尖,让人不 自觉放慢脚步。

清晨的江安河,是幅晕染的水墨画。 薄雾笼河,桥树成影,有"烟笼寒水月笼沙" 的婉约。河水泛青灰,小鱼跃出溅起水花, 涟漪转瞬即逝。岸边长椅上,晨练老人披 薄外套静望河面,与雾、水、晨光相融,尽显 江南水乡的柔情,让人不忍惊扰这份宁静。

太阳升起、薄雾散去,江安河成了温江 人心灵的"栖息地"。周末的公园热闹却不 喧嚣:年轻夫妻推婴儿车漫步,丈夫指柳轻 语,妻子浅笑望孩;中年夫妇陪老人坐长 椅,老人摇扇忆往昔,儿女耐心倾听,阳光

镀上暖金;少年穿艳服在草地追逐,笑声清 脆,添了"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的活力。

江滨等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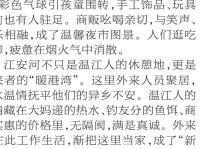
河边垂钓者是道安静的风景。他们携 椅持竿,选临水角落坐下抛饵静候。有人 戴草帽捧书,鱼漂动也不慌;有人与钓友聊 家常,自在惬意。偶尔有鱼上钩,钓者浅笑 收鱼;更多时候,他们只是享受"坐观垂钓 者,徒有羡鱼情"的悠闲,暂离工作纷扰。

公园一角藏着热闹的"婚姻角"。热心 大妈持笔记本围坐,上面记满年轻人信息, 窃窃讨论匹配,偶尔争执却满心善意。路 人好奇询问,大妈们热情介绍,笑意真诚, 如暖阳驱散秋凉。

傍晚,江安河换了模样。两岸高楼亮 灯,灯火映河晃成璀璨光影,有"灯火万家 城四畔"的绚烂。夕阳留橙红,染水成暖 黄,与灯光交映。公园里人又多了:散步者 赏夜景,骑行者沿绿道缓行,老人练太极, 各得其乐。

商贩推着小车而来,糖炒栗子甜香扑 鼻,彩色气球引孩童围转,手工饰品、玩具 摊前也有人驻足。商贩吆喝亲切,与笑声、 音乐相融,成了温馨夜市图景。人们逛吃 闲聊,疲惫在烟火气中消散。

外来者的"暖港湾"。这里外来人员聚居, 河水温情抚平他们的异乡不安。温江人的 热情藏在大妈递的热水、钓友分的鱼饵、商 贩实惠的价格里,无隔阂,满是真诚。外来 者在此工作生活,渐把这里当家,成了"新 温江人"。



夜幕渐深,河边灯光仍亮,行人渐散, 只剩几盏灯火留岸。江安河静静流淌,载 着温江温情与人间烟火奔向远方。它是温 江的"名片"、心灵的"栖息地"、城市的温暖 底色。无论本土还是外来者,到了江安河 畔,都能在温柔与热闹中找到安宁与归属, 如浪花般融入这温柔脉络,共赴时光远方。



层林尽染的荆州区人民路,令人心驰神往

云梦秋思赋

岁次乙巳,律应无射。余演龟符于楚 泽,栖云梦之旧墟。荆扉偃影,庭积桐阴; 石铫烹雪,松烟濡翰。虽身远簪线,日啜 藜羹,而目送飞鸿,神游八极。值冰轮碾 玉,素辉盈袂,东眺而椿庭已渺,北瞻则萱 室长寒。欲舞彩衣于故垒,惟见虚堂素 幄;思弄雏孙于异邦,徒隔沧溟雾绡。纵 有银屏传语,难温曩岁分饼之乐;堪嗟逆 旅浮生,竟作三隅参商之局。乃濯端石, 理霜毫,撰秋思之赋。

夫云梦者,坤舆之灵腑,荆蛮之奥区 也。星分翼轸,地络神农。轩辕铸鼎而丹 霭未销,禹王疏濬而玄珪尚莹。其形也, 吞九派以涵经纬,控三湘而引岷峨。夏则 荷衣蔽泽,越讴惊鹭;秋则获雪迷浦,屈棹 破蟾。若夫章华烟锁,犹存细腰遗响;郢 都圮缺,尚绕阳春余韵。汉皇旌旆蔽空, 曾夸囿苑之雄;梁苑璧台倾圮,空余兔雁 之池。唐宋以还,杜陵涕尽洞庭楫,范相 忧缠岳阳文。今则虹梁跨浪而通今古,铁 轨驰烟以贯坤乾。然沧波不改荻花之素, 寒渌依然鉴鬓之清。乃知造化钟灵之境, 虽历劫波而元精未沬。

至若天伦遗恨,孝思难泯。每忆藜光

映牖,椿萱并茂。严君秉烛授经,青荧摇 壁,训典诰于韦编;慈媪引针缀屦,素手牵 丝,纫温凉于毳服。父语琅琅,若春涧之 漱玉;母仪晏晏,似秋月之含晕。儿诵《蓼 莪》则严君拊卷,儿歌《凯风》则慈媪扠 涕。今余羁迹云泽,极目苍梧。虽胸澄眸 炯,楮田未芜;然北堂阒寂,夜台永扃。见 荻絮翻霜,恍若母氏纫棉;听秋霖叩牖,疑 是严君课读。乃陈清醴于石案,焚柏子于 铜猊;对烟涛而遥酹,观《三洞》而幽深。 呜呼! 雁字传书,难逾云嶂之界;寒潭照 影,惟鉴鬓雪之痕。此非独风木之恸,实 乃穹壤同悲者也。

若夫平生踪迹, 宦海回翔。忆昔鬻 祠发蒙,梁悬蛛网,犹系梵铃;祖氏传经, 龛剩泥身,尚存圣相。及长负笈乡校,初 窥俎豆之容。遂以缥缃为命,攻典坟于 雪牖,猎瀛寰于萤窗。弱冠幸以文墨见 擢,参赞县枢。时则操觚染翰,草封事 而达帝阁,拟纶言以裨国是。然秉丘明 "耻疚"之箴,守陶公"折腰"之戒。且鬻 爵者若庖丁解牛, 沽誉辈似贾胡交市。 余独抱孤襟,如荻挺寒汀,宁守清霜而 稿,不随浊浪以倾。终移职籀史,主形

管于报坊,虽去丹墀已远,未惭青简直 书。今退耕云泽,返观夙迹,豁然悟:文 心皎皎,岂为权门妆点;铁骨铮铮,元是

于是澄虑凝神,煮雪明志。辟竹关以 延云岫,拭陶钧而瀹露芽。蟹目初喧,松 涛已沸石鼎;雪乳方涌,烟绦自绕紫砂。 掌上栗色陶罂,泛先朝之淳古;壶中金波 玉液,漾往哲之清芬。俄而举斝邀影,恍 逢坡老赤壁之游;倾卮聆玄,似晤渐师南 泠之品。至若荻絮侵阶,恰似云麾泼墨; 寒蛩咽砌,宛如素女调筝。乃悟季鹰莼 菜,实破天人之障;元亮菊醪,真融物我之 藩。盖因大化有常,而人伦永慕焉。

文成墨渖,月堕寒汀。但见鹤影划 潭,碎千叠晶魄;萤光缀浦,散万点流 珠。商飙骤起,卷荻雪以迷空;晓露初 凝,悬竹泪而泣玉。遂取焦桐,支琴台, 抚《孤馆遇神》之操,则天籁奇谭,人神交 感。其辞曰:

云梦苍茫兮玄水寒,雁字沉浮兮越重澜。 荻雪为笺兮鬓华染,冰弦若动兮响空山。 紫瓯香茗兮煮星斗,松涛沸雪兮流年潸。 冰轮一鉴兮素抱皎,诗魂万古兮此心丹。

藏在布鞋里的爱

我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家住江陵县 郝穴镇龙渊村。这一辈子打过赤脚,穿过 草鞋、木屐(用木头、粗布做的不漏水、不 粘泥的高底鞋,外面用桐油刷过,下雨下 雪时套在布鞋上外穿)、木板拖鞋、皮鞋、 胶鞋、休闲鞋等,不过,我最喜欢穿的鞋还 是布鞋,特别是那种手工千层底布鞋。

小时候,母亲给我做鞋,春秋时节穿 单层布鞋、夏天穿镂空的布凉鞋、冬天穿 铺棉花的厚棉鞋,穿一双合脚的鞋走起路 来十分带劲。

在我的记忆中,第一双布鞋俗称元宝 口、千层底婚鞋,鞋面呈黑色,鞋底布满密 密麻麻手工纳的花纹针脚。1966年我陪 岳父冯福远去湖南衡阳老家给我办理户 口迁移手续时,就穿着婚鞋。我的父母、 兄弟姐妹都围着我细细欣赏说:"你的老 婆冯金安好手艺,比买的还要好!"我穿的 布鞋受到亲人们一致好评与夸奖,岳父当 时听了也很高兴。

老婆冯金安同村里的妇女一样,平时

总是带着鞋底,别人休息,她就拿出鞋底 赶急,一针一线纳鞋底,晚上在煤油灯下, 又继续制作。可谓针不离手,线不离针。 上世纪70年代,经济条件有限,而我家人 多口阔,是全队最大超支户,买不起鞋,大 家足下之鞋都是由我妻和三妹兰儿一针

一线做出来的。 我目睹做鞋全程才知道做一双鞋有 多难。首先:要准备很多旧布片(也是废 物利用),用糨糊一层一层地粘在门板上 打壳子(鞋底鞋圈子都需要底料),放在阴 凉处晾干。然后照着大人小孩鞋模样剪 成鞋底模型,再用大针粗线初步固定,将 它放进大石磨下压平,修整成鞋底,按照 大人、小孩的鞋子不同放进不同层数,再 用白布包边,才开始纳底,每一针一线都 要耗费力气,手上拉出一道道鲜红的痕 迹,有时不小心扎破手指流血是常有的 事,真可谓:一双鞋、万针线、千层底、百般 累。大人鞋面是用青布,小孩们用花布, 粘面后做成鞋样,与鞋底缝合,就做成一

双崭新布鞋了。

现在,大家都觉得家庭成员间特别 是夫妻间缺少沟通、思念的媒介。我想 起我的湖南老乡任冶湘许多年前在电影 《乡情》中扮演的田翠翠思念未婚夫时, 拿起针线活给他做鞋,歌词很富有诗 意:"阿妹给阿哥写封信,不拿纸笔拿起 针,一行行针脚一行行字,行行都是相 思情……"我自己就深有感触,许多年以 前,我外出收公款8000多元(这在当年 可是巨款),村里许多人都耽心我这个外 地上门女婿会携款潜逃,老婆自信满满 地说:"他脚穿我做的千层底布鞋,人行 千里仍然会心想家的。"我至今仍感谢老

一晃成家立业几十年,儿孙满堂,现 在回忆起来,老伴为我做的每一双鞋都凝 聚了她一番心血、一份辛苦,穿在脚上倍 感舒适。我才疏学浅,确实无法用最美的 语言来表示老伴对我的那份情、那份爱, 只有深深地铭刻心底!

十月的絮语

□ 罗鑫

北国的枫叶 染红雄鸡的脊背 桂花香气在腹部 镀上金边

向日葵 籽实饱满 花盘在光影里 画柔韧的圆

大地挺起胸膛 不再掩饰丰饶的硕果 游子踏上热土 天空的那轮皓月,正俯瞰人间

秋夜听雨

□ 雷鑫 晾衣绳还僵着半件白衬衫

是傍晚没收的。风早卷走了 最后一点夏末的汗味 雨先敲铁皮棚,再跳窗台 像我妈翻找针线时,掉在 旧布包里的顶针,滚得细碎 楼下便利店的灯还亮着 穿蓝围裙的人正擦着玻璃 雾气里,牛奶箱歪在门边 我数着漏进窗户的雨珠 像数去年秋天 没剥完的毛豆。壳里藏着 柔软的月光在跳动 手机在枕头下震了震 是物业发的提醒 明天要降温,记得 关紧朝北的窗。雨还在下 落在空调外机上 像谁在轻轻拍一扇 没人应的门

诗词二首

□ 孙斌 七律·感秋

西陆飘霜人字分,田原凝露稻香村。 牧吹澹荡牛羊美,渔唱丰饶云水温。 节序潮音天引响,家山秋味月黄昏。 小康自得乐耕好,晚约乡邻聊一樽。

七律·乐秋

秋老人闲乐下乡,荷残柳瘦草心黄。 湖凉云雁卷芦荻,亩熟铁牛收稻粱。 幽径看花怀旧梦,野溪控鲤笑声长。 农家小院鸡豚闹,夕照烟村炊晚香。

心情随笔

不

秋雨一直柔柔地下,荡涤着世间万物,滴滴答 答的雨声俨然就是一曲优美的旋律,缠缠绵绵,透 出一种柔韧、沉着和冷静。望着窗外树木经历了一 夜风雨后落英缤纷的凄美,惆怅之情便油然而生: 人生何尝不是如此,昨天还是满头青丝的我,眨眼 就变成白发爬上头的老大爷了。

秋风已微凉,树叶如彩蝶般飘舞,地上已铺了 厚厚一层。繁花如梦,似在与时光抗衡,在蓝天下, 诉说着无尽的浪漫。

小时候总问大人,秋天树上的叶子为什么会 黄,为什么会有落叶?那个时候每每看见落叶,连 树枝上的鸟也在惊収:"你能不落吗?"叶子随风起 舞间告诉鸟:"不可以,就让我叶落归根吧。"这是何 等的情怀啊!

我为其而伤感,不止一次抱着大树,抬头望着 大树枯鸦枯枝,疑惑不解,发呆过、悲痛过……

落叶,是树的不挽留,还是对风的追逐?是大 树与树叶感情破裂,还是树与叶,各自另有了新欢, 所以到了秋天他们总要断绝关系,另起炉灶开始新

树和树叶与人们朝夕相处,彼此已经和谐共 生,你给人们点缀了生活,优美的环境,丰富了情 趣。树叶依偎在树枝上的时候生机盎然,给人们遮 阳挡雨,让人们赏心悦目。人们已经依赖你的存 在,已经无法面对你的离去。当人们望着秋天的落 叶,却依然留恋你绿叶时的苍翠欲滴……

落叶飘落在房前屋后,飘落在树下,飘落在漫 山遍野,飘落在大江大河里,飘落在车顶及车厢里, 你们是那样的洒脱,自由自在,我行我素,毫不畏 惧。这就是落叶的情怀。

落叶任由车轮碾压、人们践踏,踩碎了,揉烂 了,腐朽了,消失了,你从不哭泣,毫无怨言,充分彰 显了利他心。这就是落叶的情怀。

落叶,你大公无私,痛苦了自己,却形成了独特 的,唯一的,梦幻如画的童话世界,成全了这个世界 秋天旳美,这就是落叶的情怀。

所有的生命都必须经过沉淀才有厚度,落叶是对 完整生命的阐释。落叶悠扬,只是完成生命的沉淀。

落叶是自然现象,正如中华文明5000年的历 史,经历了许多朝代的兴衰更迭。无数先烈,浴血 奋战,前仆后继,一代一代的传承,才越来越接近民 族的伟大复兴。

人类的进化史何尝不是如此? 人类经历了从 出生到死亡的过程。从像树叶一样,生时的灿烂、 妩媚,到落叶,最后腐烂化为泥土。

再漂亮的树叶,到秋冬季都会落叶,都会凋敝,

片片情,道是无情胜有情。 正如人的生命一样,要精彩活着,优雅老去,最 美夕阳红。人人都逃不过衰老,也躲避不了死亡。

树叶的一世,与人类的一生,是一样一样的,就 像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车票,没有彩排,每一场都 是现场直播。把握好每次演出,便是对人生最好的

人生何处无悲欢,悦人悦己悦生活。

所有的哀愁,不必说,都在那一望中。所有的 凄凉,不必说,都在那片落叶里。

记忆里,父亲的剪影一次又一次浮现在我的脑

小时候,我和弟弟经常站在老屋的院子门口, 或是坐在石头台阶上,看着父亲从地里回来。有 时,他挑着一担麦子或稻谷,有时,肩上扛着那把特 制的大铧锹。我喜欢等待父亲在暮色中出现,更喜 欢父亲从麦子箩筐里摸出一只大水瓜递给我和弟 弟,那一刻,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老屋搬到镇里,茅草屋也 变成了大瓦房。父亲在村办厂里上班,经常出差去 外地。听说他要回来,我就站在巷口等父亲。轮船 总是天快黑了才靠岸,父亲迎着太阳的余晖,大步 走来。他一见到我,就从黑色皮包里掏出一支钢笔 和几包零食递给我,拉着我的手往家走,问道:"弟 弟呢? 咋没跟着你? 零食要和弟弟一起吃啊!"

结婚后,我和爱人一起在乡镇企业上班。傍晚下 班回家,父亲会掐着点送来地里摘的蚕豆、黄豆,还有 些新鲜的蔬菜。看着夕阳下父亲远去的背影,我没感 觉到父亲老了,只是他走路的脚步声没以前响了。

我女儿出生后,平时都在她外婆家,厂里休息 的时候,爱人回娘家就把女儿带回来。父亲早早就 来我家,等着看他的宝贝孙女,就喜欢听孩子叫他 "爷爷",从口袋里掏出孩子喜欢吃的零食。陪孩子 玩了一会儿,天快黑了,父亲又忙着回去做饭,给做 裁缝的母亲送到店里去。女儿总是"爷爷、爷爷"地 叫着,追到巷口,父亲转过身来,冲孩子挥挥手: "乖,回家,回家。"暮色中,父亲的脸上满是笑容。

我和爱人出来做生意后,春节前才回老家过 年。每次我们刚到家门口,父亲就推着中风后坐轮 椅的母亲来了。西山太阳下,父亲微笑着,母亲也 举着能动的左手指着我们,咧开嘴笑。

知道我喜欢吃家乡的龙虎斗烧饼,父亲一大早 就去烧饼店排队。知道我爱吃老家烧腊摊上的香 肚,父亲买了给我送来。父亲平时话虽不多,却总 是记着我的喜好。看着残阳中渐渐远去的背影,父 爱在我心里愈发高大。

母亲去世后,父亲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我回老 家的次数也多了,父亲经常拨他那老年手机给我打 电话,又怕我嫌烦,电话通了就问我,有个未接电话 是不是你打的,或者说按错了键。每次挂断电话, 我心里总想,下次一定要主动打电话给父亲,可每

次都是父亲打过来,我才想起来。 最后一次看父亲的背影,是父亲患癌六年后. 病情严重住院了。我赶回老家在医院里陪护了十 多天,父亲见我每天都接到客户的电话,就催我 走。我离开病房时,父亲让大嫂搀着他,走出病房 送我。我走到电梯口,转过身来,父亲冲着我笑了 笑,挥了挥手,转过身慢慢地往病房移去,我分明看

到他用衣袖擦了擦眼睛。 十几天后,我再次赶回来,父亲已躺在二哥家 的床上,我陪着他三天三夜。一开始父亲还能说能 笑,给我讲镇里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慢慢的父亲就 说不出话了。10月2日18时08分,79岁的父亲,永 远地离开了我们。

有位诗人说,我从童年的方向,看到的永远是 你的背影。而我自童年起,眼中映刻的便是父亲暮 色中的那道剪影。